

第十七回 六色盆勝色爭春 五花樓停在飛晏

詩云：

同車到處喜驂鸞，花信撩人思未安；夢至動心誰惜死，情因種愛便成歡。

屏間豈獨鶯離鄭，枝上應知蝶姓韓；一片幽懷經畫少，夜深燈燼照銀盤。

說這趙雲客被五位美人，各爭坐位，紛紛莫定。雲客思想片時不覺笑道：「今番良會，真是宿世奇緣，有些遇合。我不肖一生情重，上天之報有情，可謂不保猶憶往時，獨坐書幃，曾有一架屏風。那是古來至寶，中間列著三千粉黛，旁邊靠著十二欄杆，雕刻美人，妝成錦繡。忽一日，依然相對，感動情腸，夜間似夢非夢，看見眾美人圍牀侍立，內中捧出色子一盆，遍擲彩勝者為主，更殘雲散，情不能持。自後流寓廣陵，轉棲都下桃花深洞，無不牽懷。今日五位相看，況符前夢，昔年警報，良不虛矣。」

又對玉環道：「就是前番遺落東園的一幅詩絹，也是那屏風中取出來的，小姐可還在麼？」

玉環道：「這倒留好在此。我只道是有心寫的，不想原是古玩。」

雲客遂命侍兒，老爺處取古屏風過來。只見四五個梅香，立刻抬著一架屏風，張於房內。玉環等俱是博古通今的，且不暇爭坐次，先要看這屏風。看見美女如花，個個疏眉秀眼，各人細看一番。

雲客道：「今日坐位，就依那夢中所為。」

叫侍兒捧著色盆，各位次第相擲，偶遇紅多者，便應首席。蕙娘絳英等忻然就擲。

玉環想道：「難道我擲不出紅，便該下坐不成，這不過是戲言，我且不擲，看他擲個甚麼？」

吳絳英開手一擲，便擲了三個紅，笑道：「雖非第一，也有第二的指望。」

輪著蕙娘，也擲了三個紅，素卿擲紅四個。季苕擲紅五個。

眾人笑道：「此番坐位，漸漸的有定局了。只是王小姐不肯擲色，如何是好？」

雲客道：「小姐不妨請試一擲，看怎麼樣？」

玉環不得已，勉強把纖纖玉手拿著骰子，滿房看擲色的有一二十個，簇擁席間，道是已經有了五個紅，也算難事了，不知王小姐可擲得出？

只見玉環小姐不慌不忙，輕輕把骰子一擲。不擲尤可，擲了這一擲，滿房不覺大笑起來道：「這也詫異。」

就是趙雲客見了，也呆著半晌道：「不信天上緣法有這樣巧合的。」

你道為何如此歎異？原來眾美人輪擲，止有五個紅。還是擲了幾遍，方擲得出。偏到玉環手裡，就像那六個骰子皆有靈異的，一擲下去，便端端正正，擺著六個紅。

雲客恭身起立，親移一把繡椅，擺在第一位道：「王小姐天上神仙，偶來下界。首位無疑，其餘依次而坐。」

玉環小姐第一位，季苕第二位，素卿第三位，絳英第四位，蕙娘第五位。坐定，鼓樂喧填，笙歌迭奏。雲客歡然相聚，酣飲一回。是夜因玉環新婚，雲客鴛鴦同宿不題。

卻說玉環因擲色勝後，那四位美人，每事讓他一分，居然是第一位夫人了。

過了幾日，雲客想道：「我這身子始初，只為一點癡情，得到廣陵。悲歡離合無不備歷，也不想美人情重，一至於斯。此後若把五個美人，只算世間俗見，以夫妻相待，這便是庸流所為。倘然庸庸碌碌過了一生，日月如梭，空使才情絕世的一段話文，付之流水，豈不可惜？」

雲客有了這個意思，就創一個見識：先著精巧家人，喚集土工木作，在別院之中，起造一座大樓。房樓高五丈，上下三層。下一層為侍女棲息之地，中一層為陳列酒筵之處，上一層為臥所。四圍飾以錦繡，內中鋪設奇珍異寶。器皿俱用金玉沉香，珊瑚珠翠。樓下疊石如山，四面種植天下名花，一年豔開不絕。上照樓前，照然如瑤台月殿。樓前題一大匾，名曰：「五花樓」。

雲客與五位美人，偃息樓上，食則同食，臥則同臥。又造一架繡屏，圖畫自己與五位美人之像，張設樓中。

雲客對五個美人道：「昔日夢中相遇，盡是歷代國色。不想今日聚合相同，豈非天使奇緣？今我圖畫，傳之幾千百世，也知道才貌兼全的，自然有情，有情的自然有緣，有緣的自然有遇，有遇的自然有合。」

每日傍晚，大開筵席，命侍兒折名花一枝，樓下擊鼓，席上傳花。花傳至雲客手裡，五位夫人遞相敬酒。花傳至五位，手裡即以傳花之次第，為牀上取樂之先後。

那一日正值暮春天氣，牡丹盛開，雲客在外邊陪過了員外與母親的酒，迤衍至「五花樓」來，已有一二分酒興，見那玉環小姐與韓季苕，同在花前著圍棋。

雲客道：「二位天仙下棋，肯容小子點眼否？」

季苕笑道：「點得一眼，點不得二眼。」

玉環笑道：「這等說來，今晚那一局先讓韓夫人做個對手。」

玉環平日，舉止端靜，雲客不敢輕易褻狎，忽聞先讓之語，不覺興致翩翩。

說道：「小姐肯讓季苕，小生偏不讓小姐。」

玉環始初，原未嘗疏放，自到「五花樓」，與四位同眠同坐，就將雲雨一事，也不十分收斂了。玉環被雲客攔住，正要脫身，適道絳英走來，笑道：「我與姐姐替完這一局棋子罷。」

雲客見絳英成全其美，心中歡悅笑道：「有違姐姐代勞。」隨即牽著玉環，徑往樓上去了。

雲客總是對玉環不敢輕褻，今日趁著玉環興致，也就自比平時威風，更加放蕩了，兩人即時寬衣解帶，上了繡牀，親啣面舌，雲客不禁春情，先抬起金蓮，覷定了玉關，提矢直下。玉環新婚未久，見雲客勢頭太狠，就將纖手一把捻住道：「雅歌投壺，亦為名將，何必嚴於攻擊？」

雲客笑道：「正恐大耳兒，專望轅門射戟也。」

口雖說話，那下邊的不覺入妙起來。原來玉環的陰戶，迥異凡流，別個婦人縱使肥暖光香，接連合了幾十次，便不能如初婚之緊湊，惟有玉環的妙物，一次盡情交合，第二次上身，仍復如處子一般大，有如趙飛燕內視三日，肉肌盈滿之意。所以雲客初進門時，未敢恣意，及至春情飄蕩，漸漸頂住花心，不肯十分提起。此時玉環口裡，雖是他賦性閒雅，不喜閒辭浪語，然已微露些嬌怯聲氣。

雲客見他會心微妙，便將金蓮展開，安置兩旁欄上，俯身摟定。

誰知玉環之物，還有一種異處，別人到高興之時，淫水泛溢，聲聞於外，大抵水多者易寬，無水者易涉。至若玉環乾不枯涉，濕不乏溢，正像一團極滑極暖極軟之物，裹住元陽，進則分寸皆合，退則表裡俱香，雲客戰酣情足，不用揩抹，玉戶中忽覺浸潤起來，玉環香魂流蕩，不勝嬌喘，喉間齒頰，但聞困倦餘聲。

雲客亦滿身酥暢。兩個龍盤龜伏，寢息片時。那知雲客的本事，原自高強。遇別個相交，十次中只丟得一二次。惟經了王夫人，便不能持守。只因玉環有異人之質，更兼妖豔非常。雲客精神，大半被他收服。只這一晚完事後，穿好了衣服，整容掠鬢，大家攜手下樓。不知四位夫人，在花前做甚麼事？但見日色平西，晚妝明媚，群仙聚集，花柳爭妍。

有絕句一首紀其事：

從此風流別有名，情隨春浪去難平；遙知小閣還斜照，更倚朱欄待月明。

右集唐詩句季山甫張泌一詩主意■已埋下二回■李商隱許渾雲客下樓，絳英早已與季苕著兩三局棋子，又與秦素卿鬥茶去了。孫蕙娘斜倚花欄，看待兒整治晚宴。當晚席上傳花，大開筵席。五位夫人，重整新妝，名花傾國，兩相照映。樓下笙歌迭奏，鈞天廣樂，繚繞動心。

雲客滿舉金杯，笑對玉環道：「久聞小姐高才，一向未曾面試，今夕傳花綺席，可能賜教一詩，為竟席之歡？」

玉環道：「列位方才情絕世，寧獨首推一人？」

季苕與素卿較遜玉環，雖則因雲客推獎，他兩人乘此機會把玉環的才調，考較一番。若果然高作，不枉讓他做個第一。

雲客道：「人生在世，不過一點真情相聚，求小姐請了。」

玉環因念道：「叢豔對花憐妾妒，風回舞蝶鬥身輕。」

雲客諷詠此詩，乃是一首回文，十分贊歎。季苕等四個美人，共相稱誦道：「夫人天才俊逸，自非吾輩所及，能不令人心服？聞得古人有以詩為歌者，如《清平調》之類，何不被之管弦，以志一時之盛？」

雲客就喚梅香把這幅詩，黏在繡屏之上。自己執了檀板，長歌此詩，前後回覆數四。玉環彈西蜀琵琶，季苕吹紺色媚玉簫，素卿絳英，各執弦管，蕙娘吹鳳笙。歌聲嫵媚，餘音繚繞。滿院侍兒，聞之無不心醉。酒闌歌散，月色熒熒，雲客攜了五美，走到第三層樓上來。

要知春興如何，少刻上牀便見。

評：昔歐陽五代史中，有一蒞政者，不能決事。每日升堂，將骰子擲色，以定兩造勝負。雲客與諸夫人卜坐位，大亦治國齊家，有所本而然耶，為之一笑。

「五花樓」勝會，雲客於此時，心滿意足，所謂花正開時月正圓也。看書至此，得無有良時不再、佳會難逢之感耶！